

這是上次猜 Kena 小姐的故事情節所想出的短篇，因為當時花了時間猜，不寫出來也太對不起自己了，呵呵...

鐵雄闖進惡魔黨基地的一個密室中，竟見到了他們的首領。但與其說是他無意闖入，卻不如說是被安排的。

他真準備要拆了牠時，只見一道光束猛然擊中他右肩。

“不要再上前了，”惡魔黨的首領冷笑說，“你知不知道剛才那道光束是什麼？”

鐵雄愣了一下。

“是我的一部分啊，”首領大笑，“我已經將我的部分細胞，藉著那道雷射光束射到你體內，進行移植工作！”

“你在胡說什麼？”鐵雄說。

“感到榮幸是不是，”首領說，“不是人人都有這個機會，你是我特別檢選出來的人選啊！再過 30 分鐘後，細胞分裂繁殖完成，你的身體將歸我的細胞所控制。完美的合體！”

這時只見整道閘門切下，將他與首領隔開。

“可惡，”鐵雄大喊一聲，“不要跑！”

此時的鐵雄感到不知所措。

這是真的嗎？30 分鐘，30 分鐘連回去讓博士檢查的機會都沒有，我該怎麼辦？

如果牠說的是真的，30 分鐘後，我的存在只是隨牠任意驅使，我的血液只是供應養活牠...

那麼，要是我不存在呢？牠的複製體就得不到任何生存的養分！

但這會不會又是一次牠的謊言，牠的拖延戰術，根本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只是，一種無法驗證的事情，要怎麼去判斷？

牠是下了一盤必贏的棋局嗎...

那就合棋吧！

“鐵雄，”珍珍喊著，“找到你了！”

小飛俠一行人總算會合，只是珍珍發現，鐵雄的眼底盡是無盡的哀傷...

“怎麼了？”珍珍關心的說。

“沒事，”鐵雄低下頭去。

不能讓牠活著，鐵雄心想，就這麼辦，看是你的血先流乾，還是我的血先流盡！

也沒有時間讓他多想，惡魔黨的人群聲逐漸靠近。

“你們先上鳳凰號去，”鐵雄抬起頭說。

“幹麼，又來了，”大明說，“不要一個人逞英雄。”

“我要還他們一個大禮，”鐵雄看著大明，“這次至少要一次炸掉他們幾個秘密基地！你們上去等我指示，再慢就來不及了！珍珍，”鐵雄轉過頭去，“放一顆定時炸彈，十分鐘後引爆！”

就是這樣，鐵雄心想，10分鐘，跟你拼了，同歸於盡...

“知道了，”珍珍說。

“每次都這樣，”大明一臉無可奈何，“等你了，快跟上來啊！”

確定他們離開視線後，鐵雄也立即被一群惡魔黨包圍。

“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鐵雄苦笑著看著這群惡魔黨，“我，不是來跟你們作對的，而是來指揮你們的，知道嗎！”他大笑起來，心中卻是很想哭。

眾人開始譁然。

“事情發生的太突然，不過相信你們也都被通知了，”鐵雄接著將左手手套拿下，取出迴旋鏢，狠狠的在左手腕上畫了一道！

“看到沒！”鐵雄將手腕舉高，再大喊一聲，“看到沒！”他其實自己都不太敢看下去...

這是真的？牠真的做了... 綠色，為什麼流出的是綠色的血液？地球上人類的血液不是這樣的！

起碼，我身上流的血不應該是這樣的...

“惡魔黨萬歲！惡魔黨萬歲！”群眾開始激昂起來。

他真是感到萬念俱灰。

“沒錯，”鐵雄自己也很好奇，好奇他能將聲音壓的那麼平順，“這是值得慶祝的一刻，你們衛星是用天狼星3號通訊吧...”

“報告，是5號，”大頭目立刻上前回答。

“5號是嗎，太好了，”鐵雄繼續說，“叫其他所有秘密基地在2分鐘後，準時發送慶祝的訊號過來！”

只是沒人知道，此時鐵雄已經將電子錶的通訊打開。

上天保佑你們知道我在做什麼，鐵雄心想，就算不能算準所有的基地位置，起碼

也要炸掉它幾個!

“首領二世，把傷口紮起來吧，”大頭目緊張的說。

“不要靠近我，”鐵雄大喊，“誰也不能靠近我!”他隨即將電子錶的通訊切斷，彷彿也將過去的往事都切斷。

10分鐘，奇怪，鐵雄納悶，為什麼10分鐘了，這個基地卻沒爆炸?難道是...

這時他才猛想起珍珍看他的眼神!

不對，珍珍她，鐵雄心想，她一定看出我有什麼事，所以根本沒放定時炸彈!可惡!

鐵雄看了窗外一眼，這是個建築在荒島懸崖邊的秘密基地，幾十公尺之下，就是一片汪洋無盡的大海。

如果這裡不會爆炸，那麼就算我死，也不能將我的身體留在這裡!

“首領二世，這樣下去，您會失血過多的，我要怎麼跟首領交代?”大頭目擔心起來。

“那不是很好嗎，”鐵雄看了大頭目一眼，他總算沉不住氣了，“閃開!通通閃開!”說完他便將雙手舉起，擊破窗戶，撞了出去落入海中。

在墜海的瞬間，他彷彿再度看到珍珍最後的眼神，耳邊卻又響起惡魔黨首領的冷笑聲，你是我檢選出來的人，你的身體將歸我所控制...

此時，他對無名首領的恨，已多於他對珍珍的愛...

他再不留戀這世間。

就在他完全絕望時，耳邊卻傳來高頻急促的咯咯聲。

廣告

“這隻海豚是怎麼了?”鐵雄睜開雙眼，看見一隻被電纜纏住的海豚。我應該是要來尋死的，卻還是花點時間來救你好了，趁我還是...我之前。他忽然覺得可笑起來，這是什麼思考邏輯?卻還是用迴旋鏢劃開纏在海豚身上的廢電纜。

“想不到連你們也遭了惡魔黨的殃，”鐵雄閉上雙眼沉在海中，“走吧，別來煩我了。

你不想死，我也不想死，只是這次由不得我了...”

他已經用盡身上的最後一點能量，他真的失血過多了。

在半昏迷狀態下，鐵雄隱約感到那隻海豚把他頂了起來。

“爲什麼？爲什麼要這樣做？你知道你在救誰嗎？不是我，我再不是我了…”
只是他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

再度睜開雙眼時，鐵雄只見眼前一個可愛的女孩。
但當他發現，自己居然是緊握著那女孩的手時，他這下可真醒了！

“啊，真抱歉！” 鐵雄趕緊放開手說。

“沒關係，” 女孩靦腆的笑著說，“醒來就好。珍珍是你很重要的人吧，聽你喊了好幾遍。”

鐵雄這才想起之前發生的一切。

“你是誰？” 女孩關心的問，“叫什麼名字？”

我？鐵雄心想，我會是誰？我還是我嗎？還是… 惡魔黨的首領？他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

“你住那裡？是哪裡人呢？” 女孩看他沒回答，接著問了另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 鐵雄氣餒的說。因爲他現在自己也不確定。

首領的移植，到底在我身上完成了沒？我能有現在這樣的思考，也算是被牠控制嗎？

“沒關係，慢慢來，” 女孩安慰的說，“看樣子你一定是傷的太嚴重，連記憶力都喪失了。慢慢的，你就會想起來。”

鐵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因爲問題根本不是這樣的。

“對了，什麼顏色？” 鐵雄像是忽然想到重要的事情，坐起來大喊，“是什麼顏色？”

女孩莫名其妙的望著她。

“血啊，” 鐵雄說，“我身上流的血是什麼顏色？”

女孩忍不住看了鐵雄一眼。

“你還好嗎？” 女孩說，“血當然是紅色的啊。”

鐵雄低下頭去。他不覺得他聽到對的答案。雖然他很渴望那是正確的。

“其實不全是這樣的，” 女孩這才認真的說，“你是被一隻海豚拖到岸邊，被我發現的。當時你身上流的血的確不是紅色，而是帶點… 綠色，所以，” 女孩低下

頭說，“村莊的人都傳言，你是不是傳說中的海王子，跟海豚一起，不是陸地人…”

“然後呢？”鐵雄張大了雙眼問。

“可能你實在失血過多，到後來連綠色的血液都沒有了，而變成跟我們一樣紅色的，”女孩接著說，“醫生也沒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能用我們有的血液給你，不知道適不適用，想不到還是成功了！”

是嗎？鐵雄聽了很想大笑，的確是成功了，想不到最後在他體內，他還是贏了無名首領，但若不是村人的幫忙，他是一點存活的機會都沒有。

“謝謝妳，感激你們爲我做的一切，”鐵雄勉強站了起來，“但是我必須走了。”他看著窗外幾個閃過的黑影。

只是他還來不及推開門出去，外面的人便進來了。

“想動手到外面去，”鐵雄說，“這裡是醫院。”

“回去吧，二世，”沒想到惡魔黨這幾個身著便服的小嘍囉，竟然紛紛舉手敬禮說，“上面的很想見你。”

“是啊，回去吧，”女孩見狀，“再怎麼說，父親畢竟還是父親…”

父親？

鐵雄覺得他再也無法解釋了，便往外走，看見外邊停了幾輛戰鬥機。

“人都下來了嗎？”鐵雄問。

“是的，都在這裡，”小嘍囉高興的回答。

“太好了，”鐵雄冷不妨跳上其中一輛戰機，“退開！通通退開！”

小嘍囉們只能在後面接著追，“二世，等我們啊…”

“哇，”女孩忍不住說，“想不到當有錢人的第二代，還要有這種本事，飛機開的這麼好！”

又是個下雨的夜晚，在珍珍的小店裡，

“把電視關掉！”珍珍對著阿丁大喊，“播夠了沒，怎麼播都是這種新聞！”

因爲新聞的頭條正是：

“危險人物 --- 科學小飛俠的領隊，經惡魔黨官方證實，已遭移植改造。成爲其新一代首領，目前國聯軍已發起全面通緝…”

“不會的，珍姊，”阿丁說，“鐵雄哥不可能發生這種事的。”

“可是他失蹤好幾天也是事實，”阿龍說。
“喂，”阿丁瞪了他一眼，“你不能說點中聽點的東西啊！”
“你們2個不要吵好不好，”珍珍站了起來，“我已經夠煩了！”
“如果他真的回來，”大明說，“我們該怎麼辦？連博士都交代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他話都還沒說完，只見大門被推開，一人全身濕漉漉的走了進來。
“鐵雄！是鐵雄！”珍珍顧不得還是滿手的肥皂沫，便衝上前去，抱著鐵雄。
鐵雄很高興的看著珍珍。他居然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你去哪裡了？我們都找不到，”珍珍認真的問，“你又是怎麼回來的？”
“八成是被惡魔黨扣住了，”大明說，“然後搶了一輛戰機，偷了一輛卡車，再劫了一台機車才回到這裡。”
“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吧，”鐵雄微笑著說。
“只是...”阿丁看著鐵雄，居然後退了一步，“你，還是鐵雄哥嗎？”
“阿丁！”珍珍大罵了一聲，“不要胡說！”

看到他們的反應，鐵雄也猜的出十之八九。
“這件事，你們都知道了，”鐵雄低下頭去，“沒錯，我是被他們的首領進行移植改造了，但是並沒成功。”
“你知道國聯軍正在全面通緝你嗎？”大明緊張的說，“你最好找個地方先避避風頭。”
“爲什麼要躲？”鐵雄說，“我說過，這件事並沒成功，爲什麼要躲？”
“你以爲，敵人就是壞人，好人就會是朋友嗎？”大明大聲起來。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鐵雄看著大明。

沒錯，所謂敵友，不過是在勢力範圍衝突上的劃分。惡魔黨想跟世人爭地球，就變成了正式的敵人，而國聯軍呢，雖說是與我們一起同心對外，而戰績上的表現，卻也使得這份朋友關係十分微妙。至於好壞善惡之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端看使用手段的心態。
我是不會也不可以躲的，鐵雄心想，爲了科學小飛俠的名譽。

“只是，你怎麼確定移植沒有成功？”阿龍抓著頭問，“會不會有潛伏的細胞在你體內，像病毒那樣啊？”
“我沒有直接證據，”鐵雄搖搖頭說，“我只能告訴你們，綜合所有的過程，我得到的推論是這樣，相不信就在你們了，”他嘆了一口氣繼續說，“我也知道國聯軍更相信惡魔黨講的話，因爲他們不知道對方的深度在哪。所以他們要是找到我...”
“絕對會先把你打開來解剖看個清楚，”大明說，“尤其又在友好條件不明的情況下，

之後不知道會不會再隨便扣個通敵叛亂的罪名定罪。”

“不用想太多，人已經來了，”鐵雄指著門外。

這時只見一群身著防護衣的特種部隊闖進，

“是你?!”小隊長一見鐵雄，不禁愣住，立刻比對手中照片，“原來還真是上次拍募兵廣告的那個傢伙啊”，他心想，“還以為是南宮隨便從雜誌剪張明星帥哥照要來唬弄我們...”

“你們認識啊?”阿丁見狀想趕緊打圓場，鐵雄卻只是搖搖頭。

見對方這麼不賞臉，又想到上次女朋友爲了要眼前這個傢伙的簽名照大吵一架，小隊長不禁怒火中燒。

“不可大意!”小隊長彷彿是在提醒自己，大喊一聲，這群人便將槍口指向鐵雄圍了起來。

看到這群應是昔日並肩作戰的朋友，不知道爲什麼，這時在鐵雄腦海中閃過的，竟然出現惡魔黨那幾個身著便服的小嘍囉，向他舉手敬禮的畫面。朋友與敵人，敵人與朋友，界線是那麼模糊...

“連防護衣都穿來了?”大明不屑的說，“怕什麼?你們真怕有什麼不明生物體，會從他身上竄出來嗎?”

那幾個特種部隊聽了之後，居然紛紛後退了幾步。

“不要爲難他們了，”鐵雄轉過頭去，“要是我身上真有不明生物體，你們幾個今天還有命站在這裡嗎?但是我不想跟你們作對，”說完他將雙臂舉高，“跟你們走就是，我是不會動手的。”

“能配合最好，”小隊長小心翼翼的說，“我們也是奉命行事，”說完將鐵雄雙手銬上手銬，“帶走!”

在偵訊室裡，鐵雄雙手被銬上，四周居然是防彈玻璃圍幕，沒有人敢跟他坐在裡面。

“幹的好!”大隊長對小隊長說，“沒想到，這次人居然落在我的隊上。這下有功了!”

想到這些戰役每每以來，總要靠眼前這個傢伙收拾殘局，讓世人不得不懷疑他們的能力，大隊長越想越心有不甘。

隔著圍幕，大隊長說，“經惡魔黨官方發言人證實，你的身體已被外來生物體移植，

這事是否屬實?”

“是,” 鐵雄說, “可是移植並未成功。”

“證據呢?” 大隊長冷冷的說。

“沒有,” 鐵雄回答, “你們可以做檢驗分析。”

“是, 我們會做,” 大隊長說, “第二個問題, 此事是否你與敵方共同密謀?”

這是什麼問題? “不是!” 鐵雄看了他一眼。

“證據呢?” 大隊長還是冷冷的說。

“沒有,” 鐵雄回答。

“所以, 你無法證實此事並非你與敵方共同密謀,” 大隊長說。

這是什麼邏輯? 鐵雄忍不住碰了桌子一聲, “我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

“證據呢? 凡事講求證據,” 大隊長說, “現場有無其他人證, 證實你是被迫, 或遭設計?”

“沒有,” 鐵雄說, “現場只有我跟敵方首領兩個, 沒有第三人。”

不行, 鐵雄心想, 這樣下去, 是也要變不是了, 得想個辦法。

鐵雄眨了眨眼, “那麼, 你的人證呢?”

“我的人證?” 大隊長不解。

“你是否有人證, 證實此事是我與敵方共同密謀?” 鐵雄反問。

“沒有,” 輪到大隊長回答。

“嘿,” 大隊長這才驚覺他被套了話, 不高興的說, “是我在問你, 不是你在問我!”

“好, 退回第一個問題,” 大隊長拍著桌子, “基於你身上有帶有危險不明生物體的疑慮, 我們必須對你進行檢驗分析, 藉於審案中立原則, 分析不得由南宮博士執行, 而由我們的醫學專科權威海登博士進行。他將對你先做全身斷層掃描, 若無發現不明生物體, 則進行手臂細胞切片分析, 結果若為陰性反應, 則進行胸腔細胞切片分析, 再無結果, 進行腦部細胞切片分析...”

“直到發現不明生物體為止,” 鐵雄側著臉說。

“可以這麼說,” 大隊長這又驚覺他又被套了話, 連忙說, “不是!”

“爲什麼這麼麻煩, 不一次切開來看個清楚?” 鐵雄說, “是你們也怕萬一真的有, 開了那麼大一個洞, 跑都來不及是吧。”

“把人送出去!” 大隊長生氣的說, “叫海登博士開始檢驗!”

“你們這麼期望結果是這樣,” 鐵雄站了起來, “如果實驗結果真是陽性反應, 你們

要怎麼處理?”

“實驗結果若是陽性反應,”大隊長面無表情的說,“一個惡魔黨的首領我們都招架不住了,哪能再多一個?(而且還是合在你身上!大隊長心想,)依我們現有的技術,只怕處理不了這種外來生物,所以到時本案會成爲特殊危險事件,直接越過法律訴訟程序,在指揮官一聲令下...”他停下不說.

“你們究竟想怎樣?”鐵雄問.

“對於這種不能處理的外來生物體,”大隊長說,“只能一律銷毀!”

“銷毀?”鐵雄拍了一聲桌子,“人也可以以銷毀處置?”

“不然你說呢?”大隊長回答,“爲了更大的利益,有時個人的利益是必要被犧牲的.”

犧牲?鐵雄心想,我犧牲過多少次了,但是這算哪門子犧牲?

另一方面,惡魔黨也不是省油的燈,一聽到國聯軍對 G1 號發出全面通緝,便下令發動攻擊.

只是國聯軍屢戰屢敗,幾乎招架不住,戰線幾乎就要退守到國聯軍附屬醫院,也就是鐵雄被帶去檢驗的地方.

而南宮博士之前想盡各種管道,總見不了鐵雄一面,沒想到到最後,反而是接到了國聯軍的協助通知,便立即召集所有小飛俠集合.

“太好了,”大明說,“這下他們不得不放人!走,我們去找小隊長要人去!”

只是到了偵訊室,

“你們來晚了一步,”小隊長說,“人已經送到手術室去了.”

“什麼!”大明瞪大了眼睛,“快點,在他們動手之前,要把他帶出來!”

但是還是遲了一步,當大明他們衝進手術室時,手術已經進行到一半.

“暫停!”大明大喊,“聽到沒有!暫停!”

“門外沒人擋著嗎?”檢驗醫師不高興的說,“沒看到手術中那幾個字嗎?誰叫你們進來的?”

“指揮官,”小隊長說,“是指揮官下的令,要他們把人帶走.”

大明高興的看著鐵雄.

小隊長接著說,“因爲惡魔黨這次攻勢過於猛烈,我們必須借助科學小飛俠的幫忙,等事情結束後,再回來繼續完成下一步的檢驗.”

“什麼?” 大明不敢相信的看著小隊長,“你說什麼? 等事情結束後再回來完成檢驗?” 他幾乎掐上了小隊長的脖子,“叫別人幫你們打仗流血, 事後還要回來讓你們解剖切割,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情?”

“大明, 你冷靜點!” 珍珍幫忙推開大明.

“不幹了!” 大明說,“鐵雄, 跟他們說, 我們不幹了!” 大明不忍的看著鐵雄,“你這樣, 就像一隻待宰的羔羊, 在這裡任人宰割!”

鐵雄站了起來, 看了自己的傷口一眼, 再看著大明,“我心中當然也有不平, 但是你跟這群人發脾氣有什麼用, 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我們真正應該生氣的對象, 是惡魔黨而不是這群人! 如果不是惡魔黨, 今天我們怎麼會有這種局面?”

這時只聽得碰的一聲, 檢驗醫師的手術刀滑落在地.

“是的, 你說的對, 我們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檢驗醫師低下頭說,“我們似乎只一昧的想證實, 你身上是帶有外來移植細胞,” 他抬起了頭,“但是, 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還能有這樣的理智分析... 我現在要以我專業醫師的身分擔保, 我判定你的腦部功能完全正常, 不受其他外來生物體影響, 反倒是, 我們才像受了外來生物的影響, 差點被導入自相殘殺.”

鐵雄有點不敢置信的看了檢驗醫師一眼. 小隊長慚愧的低下頭去.

“從現在起,” 檢驗醫師接著說,“我拒絕再為這個年輕人的身體做任何實驗分析, 包括破壞性及非破壞性檢測. 此案無須再驗!”

“謝謝你,” 鐵雄露出一絲笑容, 高舉右手一揮,“出發吧!”

目送他們離去的背影, 檢驗醫師拿出實驗單, 在上面簽上,“一切結果, 均屬正常.”

他再抬頭, 已不見小飛俠們的蹤跡.

Cindy 隨興所致 - Yahoo!奇摩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jw!BmQMrJ2RGRmtxLci_rXMFukr/